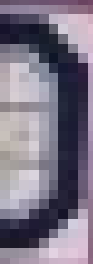


永远抗争



永远抗争



阿兰·德戈 著

永远抗争

王鹏、冯嘉瑞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007号

封面设计: 尹风阁

Alain Decaux
BLANQUI
L'Insurgé
Librairie Académique
Perrin, 1976

永远抗争
YONGYUAN KANGZHENG

布朗基传
[法]阿兰·德戈著
王鹏、冯嘉瑞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9.25印张 368,000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定价 14.20 元

ISBN7-108-00522-0/K·85

目 录

第一章	世纪之子	1
第二章	秘密与仇恨	48
第三章	光辉的七月	83
第四章	谋反者	132
第五章	巷战的指挥者	179
第六章	圣米歇尔山的囚徒	210
第七章	什么样的共和?	247
第八章	一八四八年	280
第九章	塔谢罗文件	306
第十章	孑然一身	340
第十一章	杜伦斯和美丽岛	394
第十二章	狱中诞生的政党	452
第十三章	耄耋之年	479
第十四章	祖国在危急中	519
第十五章	最后一次坐牢, 最后一次战斗	564

第一章

世纪之子

黑压压的人群沉默不语。从附属监狱到格雷弗广场，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男女女，他们伫立在那里，不时引颈相望。这是九月的一个下午，火辣辣的太阳斜照在房顶上。即使房顶上也已站着不少人。在巴里叶里大街、新市场以及大桥上同样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下午五点正。

人群里发生一阵轻微的骚动。包铁皮的车轮滚过用石块铺砌的路面，发出沉闷的响声。两辆马车渐渐驶近。每辆车上站着两名平民装束的囚犯和一名神父。路旁的妇女、儿童以及男子突然纷纷下跪。空气似乎凝结了，一丝风也没有，又闷又热。

拉罗舍尔的四名士官因犯有阴谋推翻复辟王朝政府罪，在一八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这一天被当众处死。

格雷弗广场中间搭起一座断头台，荷枪实弹的士兵排成整齐的方队。一位十七岁的年轻学生此时也挤在人群里。他身材瘦小，刚毅、英俊的面庞上嵌着一对大眸子，露出沉思的目光，鼻梁挺直，双唇紧闭，给人以威严的感觉，下颏高

高地翘起。他急切地四处张望。

在宪兵马队的前后簇拥下，两辆囚车停住了。四名年轻士官——他们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六岁——一个接一个地跳下车。他们相互拥抱。妇女们开始抽泣。拉乌尔斯第一个走上台阶。他的手脚立即被绳索捆住，但他极力把脸转向人群，大声高呼：

“自由万岁！”

戈班和波米埃也跟着呼喊同样的口号。暴动的领导人和策划者鲍里扯开嗓门喊道：

“请你们大家记住，今天被杀害的是你们的儿子！”

铡刀先后落下四次。一辆敞篷车把残缺不全的尸体拉走。有人在用水冲刷铺板上的血迹。围观的人群默默散开。一个名叫白尔尼的德国人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不由得想起麦克白夫人^①的那双被鲜血染红的手，“那双任何阿拉伯香水都无法洗净的纤细的手”。

那位年轻学生惊愕地站在可怕的断头台前。“请你们大家记住，今天被杀害的是你们的儿子！”他由震惊变为愤怒。刚才死去的那些人是“自由的殉难者”。人们为殉难者哭泣，但更应该为他们报仇。奥古斯特·布朗基后来对人说，那一天，也就是在他十七岁的时候，他已发誓要替拉罗舍尔的四名士官报仇。

不是人选择革命，而是革命选择人。年轻人总是站在

^①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麦克白》中的人物。为了夺取王位，她唆使其丈夫杀害苏格兰国王邓肯。——译注

最前列。不管你赞赏也好，仇视也好，事情就是这样。优秀人物的决心来源于对重大不公正现象的思索。友情的感染、狂热的性格使人不可抗拒地采取极端立场：这对人们的选择或许会起决定性作用。然而，对有些人来说，一切都是从某一刺激、某一悲痛或某一呐喊开始的。

布朗基很可能就是一八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格雷弗广场上一举成为革命者的。

这个十七岁的年轻学生是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这一点对于了解他的生平显然十分重要。使传记作家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位国民公会议员竟是吉伦特党人，并且毫无顾忌地在拿破仑手下当专区区长。实际上，让一多米尼克·布朗基的一生与当时政治风云的变幻紧密联系在一起。布朗基一家的祖籍在尼斯。该地区原属撒丁王国管辖。那时候，法国东南部以瓦尔河为界。许多尼斯人同时会讲两种语言：意大利语和法语。让一多米尼克是鞣革工人的儿子，曾就读于尼斯公立中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讲授哲学和天文学。他对新思想怀有极大兴趣，而且并不想掩饰这一点。在他和其他一些人的影响下，尼斯的“哲学”空气也象巴黎的沙龙和咖啡馆一样浓厚。巴士底狱攻下后，新派思想异常活跃。尼斯的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均已腐败不堪，千疮百孔。人们争相阅读巴黎的报纸，津津有味地倾听米拉波^①的高谈阔论。八月四日之夜^②令人振奋不已，而

① 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米拉波（一七四九——一七九一），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译注

标志旧世界末日来临的十月^③又是那样激动人心。尼斯人差一点比巴黎人更早想到建立共和制。这些拉丁人都是罗马的后裔。布朗基一家据称来自佛罗伦萨：一个共和国。当时，从普罗旺斯来的法国移民在尼斯大肆抨击革命的暴行。让一多米尼克及其朋友们则嗤之以鼻。

如果说一七八九年是革命的春天，那么一七九二年则已是革命的夏天了。四月二十日，革命政府向奥地利及其盟友撒丁王国宣战。尼斯随即成为敌对国。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很难设想，区区一条瓦尔河能够成为天然的屏障。两岸居民继续相互往来，从不关心这是法兰西的领土，还是尼斯的管辖地。一七九二年二月一日，尼斯人安德烈·马塞纳被任命为驻扎在旺斯的法国志愿营的营长。这批志愿兵——他们约有四千人——于九月二十八日渡过瓦尔河，一举占领了尼斯和维尔弗朗什。撒丁的守军无心恋战，节节败退。尼斯的新党兴高采烈地宣布：法国人不是入侵者，而是解放者。让一多米尼克自然站在革命党人一边。他们经历了极其激动人心的时刻，十分向往闪耀着“自由”光辉的理想境地。对于他们来说，法兰西代表着未来。尼斯的革命党人极力怂恿当地居民提出将尼斯并入法国的要求。必

② 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晚，为了阻止国内骚动，贵族向国民议会建议放弃他们的权利，让农民出钱赎买。国民议会在高度兴奋的情绪下，通过废除“一切特权和各省市的特殊权利”的决议。——译注

③ 一七八九年十月五日和六日，巴黎群众向凡尔赛进军，迫使国王从凡尔赛宫回到革命的首都——巴黎。——译注

须指出，大多数人虽然对这一切变化惶恐不安，但仍不得不屈服于某种压力。不幸的是，在革命时期大多数人往往处于被强制的地位。

两名代表前往巴黎，要求把尼斯纳入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的版图。让一多尼克·布朗基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于一七九三年元月十二日抵达首都。请注意，九天后，路易十六被处死。此事在整个欧洲引起极大震动。但是让一多尼克和他的密友韦隆（另一名尼斯代表）则显得非常平静。他们对共和国的这种决心十分钦佩。国民公会决定接管尼斯，将其改为阿尔卑斯滨海省。让一多尼克理所当然地当上了该地区的国民公会议员。

一七九三年五月，他回到巴黎，住在圣—奥诺雷大街七十五号。当时的市内交通相当不便，车钱又很贵，所以大部分议员都希望住得离议会的所在地杜伊勒利宫越近越好。让一多尼克经其好友、汝拉省议员朗索的介绍，不久便搬到离那里不远的托马斯—杜—卢浮大街，借住在勃里埃尔·德·勃里翁维尔太太的家里。勃里埃尔·德·勃里翁维尔太太是做衣服的裁缝。据说，她曾替玛丽—安东尼达^①做过衣服。她的丈夫出身于底卡底省的一家殷实人家，当过军官，但赌博成性，有三次差点输得倾家荡产。为了维持生计，德·勃里翁维尔太太开设一家旅店，并兼营餐馆业务。一些国民公会议员是那里的常客。人们将会看到，让一

^① 玛丽—安东尼达（一七五五——一七九三），法国王后，路易十六的妻子，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译注

多米尼克同勃里翁维尔太太的相遇在我们的故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让—多米尼克在国民公会里坐在哪一边？他曾表示，他不害怕极端政治，但他更倾向于吉伦特党。他虽然读过许多哲学书，但可能出于天性，他觉得很难接受山岳党人的某些言论和行动。老布朗基在晚年时承认，他“曾多次产生加入山岳党的念头”，因为“山岳党人的信念与他的信念不谋而合”。可是，他始终没有这么做。对于他来说，能言善辩的韦尼奥或者布里索^①比盛气凌人的丹东、生性暴戾的马拉和冷酷无情的罗伯斯庇尔更具有魅力。

不过，当时的形势不允许人们有很多的时间思考。必须迅速作出抉择，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就在让—多米尼克进入国民公会后不到一个星期，巴黎爆发了反对吉伦特派政府的暴乱。六月二日星期天，国民自卫军的八万人包围了国民公会，迫使其下令逮捕二十九名吉伦特党议员。自议会成立以来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此结束了。历史学家乔治·勒菲弗尔说得对，这实际上是一场新的革命。

然而，让—多米尼克并不理解这一点。他不知道，这关系到一七八九年的思想，即他本人的思想，能否获胜的问

^① 皮埃尔·维克图尼安·韦尼奥（一七五三——一七九三），吉伦特党人。雅克·让·比埃尔·布里索（一七五四——一七九三），法国大革命的名活动家，革命初期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会员，后为吉伦特派的领袖和理论家。——译注

题。吉伦特党人蔑视人民。没有人民，革命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一年来，吉伦特派在杜木里埃^①叛乱、六月事变^②、审判和处死国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一错再错。吉伦特党人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大功告成了。这是不是符合老布朗基的愿望呢？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们不必对此大惊小怪。对于那些主张依法办事的人来说，大批人冲入国民公会，以武力相威胁，这种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让·多米尼克投票反对逮捕他的同事，并在反对“戕杀”的抗议书上签名。他甚至同其他一些人一起拒绝继续参加议会的立法工作。因此，他在到达巴黎的两星期后便成了可疑分子。六月十五日，他写信给一名报刊记者：“再见了，公民，这也许是最最后的诀别。”他在六月二十九日写给“尼斯的法学家”奥利维埃公民的一封信清楚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当无法弄清事实真相时，你只能进行揣测和推理……请相信，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必定胜利，形形色色的恶棍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永别了。”

他只身一人住在托马斯—杜—卢浮大街的那家旅店。房间里配有家俱。房客可在热心肠的女主人那里包伙。让·多米尼克整天提心吊胆。德·勃里翁维尔太太的房客大都是吉伦特党人。整个气氛十分压抑。不过，女主人的外甥

① 沙尔·弗朗斯瓦·杜木里埃（一七三九——一八二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一七九三年三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译注

② 一七九三年六月一日和二日，国民卫队包围国民公会，迫使其下令逮捕吉伦特党议员。——译注

女的爽朗笑声给让一多米尼克带来不少安慰。十二岁的索菲—奥古斯蒂娜寄养在德·勃里翁维尔太太家里。她年纪尚小，当然不会对扑朔迷离的政治斗争感兴趣，终日无忧无虑。她的欢笑声和歌声充满了整幢房子。她长得相当漂亮，一双湛蓝的大眼睛，金黄色的头发，按让一多米尼克的说法，她“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音乐，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心地特别善良，这是对其亲人为使她受到良好教育而作出的‘牺牲’的最好‘报答’。”这位阿尔卑斯滨海省的议员无疑被她征服了。

对于让一多米尼克来说，这一年的夏季是在忧郁和沉闷中度过的。不久，根据一七九三年十月三日颁布的法令，七十二名代表因从事抗议活动而遭逮捕，其中三人是来自阿尔卑斯滨海省的议员：布朗基、马萨和达勃雷。

让一多米尼克·布朗基写的、关于这一段生活的回忆录《十个月的磨难》共有四十四页，标题对他的这一段经历作了高度概括：他先后被关押在福尔斯监狱、马德洛奈特监狱、感恩堂、包税所和卡尔默兵营。恐惧、拥挤、恶臭、难以下咽的饭菜以及长蛆的烂肉。低矮的牢房水流满地，半夜三更常被开门的响声惊醒。审讯、搜查是家常便饭。时刻担心：今天会不会轮到自己？让—多米尼克的那些谴责山岳党人判乱的信件落到了他人手里，看来凶多吉少，性命难保。什么时候上革命法庭？什么时期正式开庭审判？什么时候上断头台？

不过，在焦虑不安中也有略微轻松的时刻。难友们每

天下午聚在一起打球下棋，或者就犯人在月底必须交纳二十二利弗尔^①的“房租”开几句玩笑。

犯人们急切地等待亲人前来探监。但是让一多米尼克在巴黎举目无亲，所以并不指望会有人来看望他。他没有想到旅店女主人勃里埃尔·德·勃里翁维尔太太竟会来监狱。这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把房客当作自己的朋友。他们几乎全部被捕入狱。她没有忘记他们。她有时一个人来，有时带着外甥女一起来，有时甚至让索菲自个儿来。小姑娘很机灵，总有办法见到“她的”那些议员。看守的斥责挡不住她。让一多米尼克后来回忆说：“她使出浑身解数——耐心、忍声吞气、讨好、哀求、软磨硬泡和玩弄花招”。总之，她从不灰心和退缩。有时候，她一连几天来回奔波，冲破重重障碍。“严寒阻挡不住她，我们常常看到她装扮成男孩，身披一件薄薄的卡马尼奥拉上衣^②，手中提着一双木屐，因为穿上这种鞋，双脚迈不开步子，所以她宁肯在冰天雪地里光脚穿过整个巴黎城，也不愿意耽误探望的时间。”索菲的来访成了让一多米尼克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她经常来往于国民公会和雅各宾派俱乐部之间，打听各种消息，从而为“她的”议员们提供不少颇有价值的情报。“虽然我们的关押地点经常变更，但是不论我们被递解到哪里，她总能设法同我们见面。她常常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她为自己能够说服那些凶煞神似的看守而感到骄

① 法国古代记账货币。——译注

② 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一种短上衣。——译注

傲。”不久，吉伦特党人被分散关在五所监狱里。对于索菲来说，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无非是去五个地方罢了。

活泼可爱的索菲。热情洋溢的索菲。她的姨妈似乎并不打算让她继续上学。当时正值恐怖年代，囚车在巴黎街头隆隆驶过，绞刑架竖立在革命广场中央。这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年代，是英勇献身的年代。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整个未来取决于这场斗争。法兰西人民应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然而，对于索菲来说，恐怖时期意味着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奔走，她为自己能够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而感到某种满足。她确实替“她的”那些议员们做了不少事情。其中至少有一人因此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此人就是让一多尼克·布朗基：“可爱的小姑娘，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愿我对你赞美能激励你继续发扬你身上的美德。”

热月九日，让一多尼克及其同事被释放出狱，恢复了自由。自由？让一多尼克简直难以相信这是真的。由于十个月来神经高度紧张，他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他重新回到托马斯—杜—卢浮大街后不久就生了一场重病。生病期间，德·勃里翁维尔太太象亲人一样照顾他。一位友人后来感动地说，这位来自阿尔卑斯滨海省的议员确实受到勃里翁维尔太太一家“无微不至的关怀”。这里当然也包括索菲。每当索菲笑着或唱着歌走进房间时，病人就瞪大眼睛，死死盯住她。索菲此时已不止十三岁了，她成了一名翩翩少女。关于她的相貌，我们只想援引其长子阿道夫以卢梭那种清晰的笔调所作的描述。他认为他的母亲具有一

种“光彩夺目的美”。有关的细节描写更是脍炙人口：“长长的睫毛下面嵌着一对清澈明亮的蓝眼睛，鲜红的嘴唇微微启开，露出两排世界上最美丽的牙齿，一头柔软光滑的秀发洒向双肩，宛如金色的波涛。”

让一多米尼克已坠入情网。三十五岁的他疯狂地爱上了只有十三岁的小姑娘，即使因此受到苍天的惩罚也在所不惜。他丧失了理智。他忘记了她只知道蹦蹦跳跳，根本不会针线活，甚至不会拼写字母。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在文艺方面也只懂得一点皮毛。“无忧无虑的性格、懒散的习性和强烈的支配欲”在她身上得到充分的发展。她的儿子还指出：“我的母亲从小受到溺爱……”即使她任性地干出“最荒唐的事情”，也不会受到大人的训斥。然而，让一多米尼克已被她的——按索菲的儿子的另一种说法——“不可抗拒的妖艳”完全征服了。

德·勃里翁维尔太太起初有些犹豫不决。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当她征求外甥女的意见时，这位小姑娘竟然一口答应。这是出于爱情，还是因为她天真地希望成为一名公民，做议员的妻子？不管怎么样，必须等到索菲年满十六岁，即法定的结婚年龄，才能举行婚礼。共和五年葡月十七日（一七九六年十月八日），俩人双双去市政厅登记结婚。让一多米尼克当时已经三十八岁了。

我们的材料主要来源于阿道夫·布朗基。但他承认他对父亲最初的家庭生活了解甚少：“在这个极其微妙的问题

上，父亲对子女们守口如瓶。”据我们所知，让一多米尼克因为太爱妻子了，所以动不动就醋劲大发。他疑神疑鬼，处处提防，忧心忡忡。索菲对此极为反感，经常大发脾气。她生性暴躁，这一点让一多米尼克是知道的。他很快就尝到了厉害。不过，他的猜疑是毫无根据的，因为索菲·布朗基对丈夫的忠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她固然喜欢打扮，喜欢得到奉承、恭维，但是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的丈夫。阿道夫·布朗基尖刻地说，这恰恰是“造成我们全家不幸的主要原因。”年龄的差异使“我的父亲变得疑神疑鬼，而我的母亲则错误地认为，只要不干伤风败俗、玷污名声的事，她就可以在家庭里为所欲为”。阿道夫直言不讳地指出：“她的优点反倒比缺点使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父亲因为太重感情，错误地选择一个年龄比他小许多的姑娘做妻子，从而永远失去宁静的生活。”

结婚时，让一多米尼克是五百人院的成员。他积极参与科学和财政方面的工作。他在巴黎居住期间，曾几次去尼斯。共和七年雾月十四日（一七九八年十一月四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阿道夫就是在那里诞生的。早在雾月十八日之前，革命已开始逐渐丧失其灵魂。波拿巴政变没有引起这位原吉伦特党人的反感。还有必要维护督政府吗？让一多米尼克称雾月十九日为“最值得庆贺的日子”。后来，他们全家迁往尼斯。共和八年芽月，让一多米尼克被任命为阿尔卑斯滨海省轻罪法庭法官。同年花月，他当上了普吉-坦尼埃专区区长。